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冯 骥 才

FENG JI CAI

代 表 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冯骥才代表作

马 威 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 允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冯 骥才代 表 作

黄 河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16.625印张383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50册

统一书号：10385·131 定价3.85元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炎璧

前 言

三年前，冯骥才曾在空旷寂寞的天空上放了一只漂亮的“风筝”，于是乎人们都以为他是中国的现代派作家。其实不然，冯骥才是个坚持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又能博采众长、思想开放、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他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生活，描绘现实，但又不满足光用传统的手法来反映和描绘现实，而努力把现代主义一些有益的东西融合于现实主义之中，从而更好地描写和反映生活。他的这种融合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把现实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冯骥才的创作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注意，不是没有原因的。从许多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兼收融合各派之长而独树一帜的现实主义作家。

从写“社会问题”到“写人生”

冯骥才不是一个天生的才子，而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作家。他祖籍浙江省慈溪县，1942年2月9日生于天津市。自幼爱好广泛，喜欢美术、音乐、文学及球类活动；后来又对地方史、地方风俗、民间艺术、古代文物颇感兴趣。冯骥才的职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经历了打球——画画——写作这样的“三级跳”。据一位冯骥才的邻居介绍说：“那个时候的冯骥才，夏天戴一顶没顶的草帽，一缕头发像一撮柔弱的小草。我们经常看见他和他

的儿子在胡同里玩各种各样的球，也下棋，也打扑克；可不多时，又从他的三楼小屋里传出动听的钢琴声；夜晚，他家的灯时常要亮到三更。当时，我只知道他在书画社工作，曾经作过市兰球队员。后来听说他当了作家，我才明白他家的灯为什么一亮就是通宵。”（闻树国：《冯骥才剪影》）广泛的兴趣、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多方面的知识积累，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仅仅具备这些还是不够的，冯骥才之所以走上创作道路，成为当代文坛令人瞩目的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命运的驱使”，其实是生活的驱使，是十年史无前例的动乱生活造就了冯骥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动乱之后，面临着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作家的关心和思考，这就给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那动乱年代里，社会、人生都被露得十分彻底，一夜之间，千万人的命运发生骤变，千万个家庭演出了在书本里不曾见过的怪诞离奇的悲剧。种种奇特而深刻的感受郁积在冯骥才的心中，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正是在生活的强烈推动下，出于对祖国、民族和同时代人命运的关心，为了不使民族的悲剧重演，为了“用痛苦制造出医治痛苦的良药”，他才走上了创作征途。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这代人写东西，大多是从“社会问题”起家的。“并非我们硬要写‘社会问题’，而是十年动乱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迫使任何一个有良心、有责任感、有激情的作者不能不写，不是哪儿来的什么风把我们吹起来的，而是社会迅猛的潮流、历史的伟大转折、新时代紧急的号角，把我们卷进来，推出来，呼唤着挺身而出。”（《下一步踏向何处》）作者这段创作动机的自白，表明了他的信念和追求，使他一开始就走上了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在冯骥才的作品中，有一大部分是反映十年动乱生活内容

的，如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啊！》、《斗寒图》、《爱之上》、《雾中人》、《感谢生活》，以及短篇小说《雕花烟斗》、《三十七度正常》、《雪夜来客》、《正义的感召》、《意大利小提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史无前例的大动乱是丰富复杂、五光十色、千头万绪、千奇百怪的。它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向作家洞开大大小小的门，每个作家都根据自己的生活、思想、趣味和爱好，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索，择门而入，去发现自己善于描写的东西。冯骥才在表现这“非常时代”的生活时，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不追求激烈的外部斗争形式，不罗列人们遭受的种种苦难，不着眼于叙述事件的进程和一些生活表层的悲欢，而是把笔伸进人物的心灵世界，突出地表现人的内在心理感受，着力发掘那令人思索的心灵矛盾，从人们的灵魂所遭受的残虐来控诉十年浩劫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作者发现和暴露了那些卑劣的人们的灵魂，但他谴责和批判的不是个别的主人公，而是那条祸国殃民、使人疯狂、使人堕落、使人丧尽天良和人性的极左路线，从这样的角度所揭示的问题，就更接近于生活的本质方面，更具有震撼和唤醒人们心灵的作用。《铺花的歧路》发表于1979年4月。触动冯骥才创作这篇小说的起因，是1978年的夏天，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冯骥才从一位让酒刺激得动了感情的青年诗人的嘴里，听到他讲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盲目地参加了棒打一位老干部的行动。现在他觉得自己有愧、有罪，就是锯掉这双肮脏的双手也无法抹去心中的重负。冯骥才听了这一番话，彻夜难眠，那恐怖时代毒害、虐杀一代青少年的情景，一一重现在他的眼前。于是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构思了这部中篇小说。作品通过一个十七岁的姑娘白慧，出于对革命的热情，踏上了一条似乎铺满鲜花的人生歧路的故事，真实地揭示了幼稚、

纯真的青年人，在极端毒化的空气里挣扎、失足、自欺、自责的痛苦的心灵历程，从而提出了如何对待青少年犯错误这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雪夜来客》以含蓄的笔法，着重写了在那冷漠、漫长的黑夜中的朋友间信任、真挚的感情，充满着人情味，而且作品留着想象的空间，让人们去思索那不正常年代普通善良的人们所遭受的劫难。《三十七度正常》通过一位老干部在动乱年月身陷囹圄和官复原职前后，对一位曾经救过他性命的医生的态度的变化，抨击了世俗卑劣的灵魂。

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实主义的深化有着时代的内容，有着广阔的天地。它要求作家置身于生活漩涡的中心，从时代的潮流中汲取自己的诗情，真实地展示我们这个以社会变革为主体的时代的社会矛盾。冯骥才为了开拓新的创作天地，走进了他过去不曾涉猎的工业题材领域。1983年6月，他创作和发表了中篇小说《走进暴风雨》，以他雄健的笔触，通过描写工艺品总厂这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厂，围绕分配八间新房和两万只彩蛋被退货的中心事件，尖锐地揭示了当前工业战线上围绕着改革所展开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指出了工厂生产的混乱，表面上看是生产管理和干部作风问题，而实质上却涉及到诸如干部制度、工资制度、财务制度以及供产销关系等整个工业体制迫切需要改革的问题。这篇作品紧扣生活脉搏，弹响了整个时代的键盘，描写了实行改革的新的生活现实，塑造了贺达这个工业战线上的知识分子改革者的崭新形象。无论是题材还是人物，无论是取材角度还是表现深度，都令人耳目一新，表现了冯骥才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迈出的坚实的步伐。

冯骥才写“社会问题”的小说问世以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但他并没有陶醉在掌声的荣誉里。为了更深刻地反映“社

会问题”，更本质地反映生活，他提出了“写人生”的创作主张，引起了文坛的争鸣。现实主义创作不能停留在现实的表面，而必须深入现实的本质，亦即要真实地揭示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写人生”，正是把具体地描写现实同真实地揭示现实的关系有机地融合起来，将社会问题与人生况味熔于一炉，重在表现人情和人性之美。这就要求作家既要观察、熟悉和体会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同时也要从每个不同处境、教养、嗜好、个性和气质的人的角度去看他的生活；既要从每个人身上寻找人生的哲理、诗情和画意，也要从人生总的体验上去加深对每一个人的感受、认识和理解。荣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雕花烟斗》，是冯骥才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不是一般地叙述“非常年代”里一位名画家的不幸遭遇，而是通过画家与花农之间几次交往的描写，表现了他们两种不同的人生处世态度，画活了两个不同的灵魂。画家在是非颠倒的年代被剥夺了作画的权利，只能寄才华、闲情于烟斗。有一次他到花房看花，意外地遇到了知音——相貌古怪、言语木讷的老花农。老花农发自内心地赞赏他的艺术，对他十分敬重，而且不受世态冷暖变化的影响，对艺术、对朋友一往情深。然而，有着世俗门第偏见的画家，并没有尊重这位在他落魄时给予他极大精神安慰的艺术知音。在他时来运转之时，甚至竟忘记了老花农。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画家为了送给老花农一个烟斗，竟站在玻璃柜门前——或者说是权力的天平上，盘算良久。放在最上面的五只精品是准备送给艺术处长、大导演等名流的。他从下边的一层中，拿了一个刻工简单的送给老花农。当他又一次因画得咎被打成“黑画家”而门庭冷落时，老花农的儿子代替父亲又一次给画家送来一盆凤尾菊。这个雕花烟斗伴随着老花农一起离开了人间，这对老画家的灵魂是一次

沉重的撞击，他终于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再不把那重新夺去的荣誉、那众星捧月般虚幻的年华，当做生活中失落的最宝贵的东西了。”小说既提出了艺术家和人民的关系、知音者在劳动人民之间这一重要的问题，同时，又着重通过画家的心灵历程以及他与花农之间人情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的独特见解、发现和解释，于世态炎凉中，于浅薄的俗见中，既突现了老花农纯朴而又高尚的灵魂，又蕴含了作者对人生哲理的思考。《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是一篇含义深邃而又耐人寻味的短篇珍品。小说描写了一对夫妻在动乱年代里虽屡遭危难，但对爱情却始终不渝的故事，尖锐而无情地批判了民族落后心理的残酷性，揭露了当代小市民身上那种费尽心机窥探别人隐私的庸俗、邪恶的世俗习气，让人看到了极左思潮的社会基础——旧习惯势力的可怕。高女人的死，不仅仅是因为她嫁了一个矮丈夫，在形体搭配上违反了小市民的常规，而主要是在矮丈夫遭到厄运时，她表现出了感情诚挚的高贵品德，犯下了“忤逆”之罪，所以“生活打倒了她，死神拖走了她”。人生之路上的这种能陷人于灭顶之灾的“习惯常规”，是多么残酷、可怕！使人警醒，启人深思。《书桌》是一篇蕴含着人生况味的散文佳作。一张“又窄又矮、破旧极了”的小书桌，与“我”从小学、中学到参加工作，一直相依为命，它默默地为“我”献出了一切。这张书桌忠实地记录了“我”在人生道路上的酸甜苦辣、荣辱悲欢。“我过去生活中的一切，无论是快乐和幸福的，还是忧愁和不幸的，都留在桌上了。”通过书桌的存亡，表达了作者对人生哲理的思索，很耐人寻味。《麻雀》是又一篇生动有趣、颇含哲理意味的散文。作者以委婉、深情的笔调，写了在麻雀这些小生命中间，充满了惊吓、危险、饥饿，所以终日提心吊胆。但“逆境中磨练出来的聪明，是它活下

来的本领”。这里写的是麻雀，也包括人生，它启示人们在厄运和逆境中要磨练出求生的本领——精明。

人生不是抽象的和不可捉摸的。它是人们的经历、思想、品德、素养、气质、个性等的高度集中。它也是一面镜子，生活中经历的一切都在这镜面上反映出来。人生中纵横交错着各种社会问题、人的命运和生活的径路。人生像一首交响曲，蕴含着多变的旋律、丰富的诗意、生活经验和哲理，有探求不尽之奥秘。人生之途上不仅有鲜花、美酒和微笑，同时也有泥泞、苦果和劫难。在表现十年动乱生活时，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冯骥才从不回避写人们所受到的种种非人的危难，不掩饰人们心灵上流血的伤口，但他绝不是为了展览这些，而是为了化眼泪为彩虹，为了从“伤痕”中提炼美的元素，为了塑造一种伟大的性格，为了表达浓郁的人生况味。斯达尔夫人说过：“光是振动人心是不够的，必须照亮人心；而一切仅能打动视觉的东西，诸如坟墓、酷刑、暗影、战斗，只有当它们能够直接有助于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刻画一个伟大的性格或者一个深刻的情操的时候，我们才能允许它们在剧中出现。”（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二册，第84页）今年初，冯骥才发表在《中国作家》创刊号上的中篇小说《感谢生活》，不仅是一篇以形象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佳作，同时也是一首富有人生哲理的动人诗章。作品通过主人公华夏雨的人生历程，描绘了相当丰富多样的人生图画，歌颂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塑造了一种伟大的男人性格。小说的故事曲折动人、富有哲理意味，充满了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六十年代，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的华夏雨，出乎意料地被分配到偏远的迁西县的一个陶瓷厂。尽管命运在开玩笑，但他还是被那里成千上万的泥坯、大缸、罐子所吸引，爱上了这个地方。分给

他的宿舍是个本难住人的破烂的库房，但他发现通过陋室的后窗，可以观赏辽阔的大自然，这会给他无穷无尽的艺术感受。

“文革”开始后，他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漏网右派的帽子，在批斗会上令他将自己精心烧制的五百多个画盘全部砸毁，并跪在那些碎片上请罪。然而，一夜之间，批判画家的大字报全被撕掉了。当得知这是爱犬黑儿所为后，工厂“文革主任”罗家驹又生一计，逼迫画家痛打自己心爱的狗，企图从感情上摧毁画家。在忍受了百般折磨以后，妻子离家别去，只有黑儿仍然每夜来陪伴他，用它温暖的舌头去舔他的伤口。以后，画家被送到青石山劳改。悲惨的命运、繁重的苦力几乎使他丧命，但是他挣扎着，以一种艺术家特有的眼光、毅力，去看待、去征服一切苦难。他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收集、整理民间的艺术品。当他劳改结束重回陶瓷厂，正一心一意要搞出最独特的画盘时，罗家驹出于嫉妒，把他调离车间到窑上烧瓷。烧制新画盘的愿望化为泡影了，但他并不沮丧，他认为在窑上有利于掌握烧瓷规律，从“不懂烧就不懂瓷”这点考虑，他感到“害我的人总是从另一边帮忙。”他的甘居陋室，他的豁达大度，他的苦中找乐，他的不屈不挠，这些优秀的品德都来源于他对艺术的赤诚和追求，所以他虽然从灵魂到肉体都遭受到累累创伤，生活给予他的打击是那样的沉重和无情，但他仍然由衷地炽热地感谢生活。“感谢生活给予我的一切。如果我活下去，就轮到我去报答生活了。”这是主人公华夏雨发自心灵的告白，也是作品给予读者的富有人生况味的至理名言。

“心理现实主义”的大胆尝试

从写“社会问题”到“写人生”，并把这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的创作实践，清晰地留下了冯骥才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脚

印。但他不满足于光用现实主义的传统方法。他说过：“小说演变到本世纪以来，一部分作家则更注重自己个人的角度。常常借助主人公的联想、思维、意识、情绪活动，展开人物的内心天地。大千世界也通过这面带有主观色彩的内心镜子反映出来。”（《傲侠峰的启示》）文学的功能是净化人的灵魂，文学从面向现实，面向生活到走入人的灵魂，这才是文学真正走进自己的天地。冯骥才的小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非常重视人物的心理刻画，或者说是心灵探索。他对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是知识分子）的心灵有着真知灼见，而且善于为我们揭示它的矛盾，它的变化，它的奥秘。从这心灵的窗口，透视人生和社会。这种从“主观”角度写世界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心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所谓“心理现实主义”，照我的理解，就是从心灵世界反映大千世界，让读者直接进入人物意识的一种现代的艺术手法。冯骥才是一位富有艺术敏感和创新精神的作家。如果说他在小说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尝试运用“心理现实主义”的方法，这首先是时代变革的要求，是飞速发展的现实生活的推动。他在《小说观念要变》一文中指出：“小说观念的变革是文学发展的必然。它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试图寻奇作怪，标榜自己，更不是突发非分的狂想。它是时代变革在文学上的直接结果。”在当今世界，哲学观念、社会观念、审美意识、艺术趣味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为了深刻再现当代人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已显得不再够用了。为此，我们更应该在这些方面打破成规，勇于创新，不断为发展现实主义开拓更广阔的道路。更何况，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物质生活逐渐走向富裕的新时期，人们的生活重心已经逐步地由物质生活转到精神生活，思想更加活跃，因此，作家描写和反映的现实也应由物质

世界转到精神世界，把重点放在“心理现实”上。在这方面，冯骥才是勇于探索 and 创新的。他的创作突破了对事物表象的直接描写，而着重揭示人物的内心；同时，他在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上，又着力表现人物的内在心理感受，通过写人的自身内在矛盾，从人物的心灵世界的窗口透视广阔的人生和大千世界的复杂性、多变性。这方面突出的作品是他荣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啊！》。

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它写的是我国十年动乱年月中的“清队”运动初期。某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吴仲义，误以为丢失一封事关重大的家信，整天心神不安、如坐针毡，失魂落魄，由此而招来一场横祸，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半年后，当他历尽劫难回到家中，发现那封原以为丢失的信却粘在了自己脸盆底上时，不禁惊异得扬起眉骨，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啊！”的声音。这一声“啊！”，正像电影特写中的“定格”镜头一样，在读者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凡是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不能不被作者对他笔下的主人公内心活动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所折服。冯骥才手中的那支笔恰如一架心电图测试器上的指示针，作品中性格软弱的吴仲义那隐蔽的、瞬间的、变化的心理活动，乃至每一阵轻微的情绪颤抖，都莫不被转换成一幅幅清晰的图像。这篇作品的不同凡响之处，也就是它区别于同类题材作品特定的突出特点，是写足写透了一个怯懦、善良的知识分子在那特定年代和身不由己的环境中的恐怖心理，也就是说真实而典型地写出了人物的“心理现实”，发掘了人物行为在心理上的原因，记录了人物的内心生活史。故事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从时代气氛、人物情绪、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感觉上，都是极其真实的，也是独特的，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作品真

实，具体地通过吴仲义的恐惧心理活动，相当深刻地反映了那个动乱年月的生活情形，包括人与人之间一夜功夫变得十分陌生、冷漠、敌视，互相试探，人的心中仿佛有一座地狱。总之，人的“心理现实”，本质地表现了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人人心理都不正常的现实，并追溯、挖掘了这种政治恐惧症形成的历史根源。人物的恐惧感，笼罩了全篇，这便是现代派“把思想还原为知觉”（艾略特语）的手法。这确实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心理小说”。从取材、构思、主题思想到表现手法都有新的突破。

最近，冯骥才发表在《小说家》（1985年第三期）上的《临街的窗》，也是一篇面向生活、面向现实的所谓“心理现实主义”的短篇佳作。小说写了一个在轧钢三厂看仓库的姓俞的“压缩户”，被迫住在“屋比院子低”的一间小屋里，他想在临街的那面墙上开扇窗户，好透气，但因隔街是“清理指挥部”，他恐惧那“抓人的吉普车、那森严的、酷烈的、令人心惊胆战的气息，都从窗子透进屋里”，所以只好打消了开窗的念头，而在墙上画了一个窗户。随着他自己的遭遇、所处环境、季节和心情的变化，他不断更新“画窗”上的图案。时而画恬淡的风景，时而画墨黑而透明的夜空，时而画春天的景致，时而画上一片忧伤的秋色。总之，他画的窗子的季节，正好和大自然的季节相反。当问他这是为什么呢？他回答说：“它是我内心的季节”，这是“一种内心的现实。”正是从这个墙上的“窗口”，我们不仅从感觉上感受到了那个特定历史年代让人窒息的空气，而且窥视了这个善良、怯懦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艺术手法探微

冯骥才从登上文坛，就很快确定了自己创作的方向，就是致

力于心灵世界的探索，表现“心理现实”。为了适应表现与再现当代迅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与丰富多变的内心生活，他在表现形式和方法上，也博采众长，不断创新。他塑造人物，刻画性格，既坚持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再现法”，又融合了现代主义的“内视法”；既弱化情节而强化心理描写，又不拘囿于个人狭小的心灵天地中，而着力透过内心世界的“窗口”，表现大千世界，表现社会和人生，达到内心真实与生活真实的统一。应该说，冯骥才走着的这条健康的、独特的又非常有意义的创作道路，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其艺术手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寻求最佳角度——心灵视角。

角度，是指作家观察生活和反映生活的角度。这是小说创作中最重要、最困难的课题之一。角度选择得好坏，能够直接看出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能力。冯骥才对艺术角度十分重视，他说过：“许多事物都是这样——在某个角度里，它可能黯淡和平庸；换一个角度，它的所有特征、所有美、所有光彩，一下子都能焕发出来。”（《傲徕峰的启示》）冯骥才反映生活的角度是独特的，他往往不是从客观世界切入生活，而是从人物的主观世界来切入生活。换句话说，他运用的是心灵视角，来反映人物最隐秘、最细致的内心世界，来描写照相机照不到的地方。独到的心灵视角，说到底就是作家对人物心灵隐秘的新发现，以及他为了表达出这一新发现而创造的艺术手段。现实生活是错综复杂、丰富多变的，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在角度上也应是多种多样的。同样的，人的内心是比海洋、比天空还是广阔、还要丰富的世界，所以，心灵视角也不能一个模式、一个套套。人物的内心世界犹如一个万花筒，转换一个角度，就又是一番景象，一种情趣。冯骥才根据对动乱年月里人物心灵的深刻了解和独特发现，